

里的粤语歌推广大使。毕业时，崇来回广西，干的是纯正的技术活：通用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，后来又改行去大学当老师，“悟”人子弟去了。广西的另外一位同学是龙智宏，广西梧州人，除了学习不那么认真外，干什么都很认真，动手能力极强，后来还混进了校体操队。暑假到了，也是老龙大显身手季节。一会儿在6、7号楼中间的树林里收核桃，供全班同学开学享用；一会儿在校园里收罗废弃的自行车配件，并组装成可在校内正常骑行的自行车。龙智宏去了三星汽车，后“北漂”，接着去了广州，曾经是国内知名IBM小型机和存储产品技术专家，走哪儿都有学生接待。两广之东，是东莞的丁世阳，典型的广东人，挺瘦、有点黑、棱角分明，颇有点港星气质，一口标准的广普，每天

都要“杀个牙”什么的。虽然来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但丁丁却书卷气颇重，学习甚为刻苦。毕业后回老家的政府部门上班，后自行创业，生产销售加油站设备，始终一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形象。

一万个日月轮转，铸8班告别清华已近三旬。二校门前的银杏黄了又绿，记忆里的打铁班依旧青涩。跌宕起伏也罢，波澜不惊也好，都抵不过见面时互相的一拳。回想3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许是心里有一种希冀，对未来的期盼，豪情万丈的我们离愁并不悠长；许是心里有一种豪迈，总觉得世界很小，充满渴望的我们别绪并不浓郁。30再聚，我想，我们依然可以人生几何，对酒当歌。酒醒，再回7号楼、28号楼、焊接馆……留一张不再年轻的合影，追一下依稀青涩的往昔。

把青春融入祖国的山河

○喻葭临（1999级水利）

从那黄河走到长江，
我们一生走遍四方，
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，
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。

……

——《水利建设者之歌》/《清华大学水利系系歌》节选

缘起

1999年高考前夕，家乡那条“无头无尾”、从县城中央穿过的小河，在多日暴雨之后泛滥成灾，淹没了大半个县城，也包括我所在的酉阳二中。不得已，我们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师范学校备考。

家乡是如此偏僻，我对大学就知道清华北大复旦，对专业的认知更是少之又少。不知道是不是受洪水的影响，也可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估分后，我在第一志愿填上了清华水利系。多年以后，才发现后来主持家乡那条河流治理的工程师竟然是系里的学长、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前辈，不免感慨，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

初见

1999年夏天的尾巴上，父母陪着我，历经两天三晚，来到首都北京。由于早到了两天，系里介绍住在清华幼儿园附近一个防空洞改建的地下室招待所，条件差强



2000年，大二时在日晷前的集体照。站立排左9为作者喻葭临

人意，但心情非常愉悦。

迎新日我是第一个到的，也是第一个住进11号楼307室，与“首长”、宁子、东子、桂子、乾乾一个宿舍。一年后，搬到了系里的大本营13号楼411。

我很喜欢13号楼，窗户很大，楼道敞亮宽阔，每层都有宽敞的公共区域，两侧外墙上还有消防爬梯。有时晚归楼门已锁，我就从这里爬上四楼。后来自己意识到危险，不再走这“捷径”，学校也发现了这一隐患，把爬梯封死了。多年后，这一隐藏技能多少还是对我的工作有所帮助，现场查勘无论是羊肠小道还是简易脚手架，从没有遇到什么“可望不可及”的地方。

记忆中很多第一次都模糊了，但有一些略显特别。军训前的一个傍晚，我去开水房打水，路上遇到女生集体打水归来，有个脸小、瘦瘦的女生，安静地站在大家后面。迎新晚会上，师兄师姐们表演小品《墨脱情》。当时的我除了感叹于师兄师姐们倾情演出，只记住了那座电站的名

字——墨脱电站。听说这个电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长们最先提出的，多年以后才发现，那时谈论墨脱电站，犹如谈论可控核聚变一样，似乎永远隔着50年的距离。

相识

大学四年，新水利馆的绘图室是我最喜欢的自习室。绘图室的桌面角度可以调节，刚好可以铺开一张A0图纸，专为工程制图作业设置。工程制图课的杨老师和蔼可亲，喜欢在课上表扬制图优秀的同学并称其为“冠军”。我原先觉得自己三维构图水平不差，但“冠军”大多数都是班上那位瘦瘦的文静女生，不服气的同时也多了几分钦佩。

那时刚用上WIN98，网吧肆意生长，有关电脑和网络的一切都是新奇而诱人的。记不清是谁，带着我第一次去了中关村大卖场，从CD到DVD再到U盘，变化很快。男生宿舍围绕电脑有很多神奇的事



全班同学在水利工程现场实习

情。当然更多的是学习编程，不少同学都自学了多门编程语言，洪同学用C语言写的那只猫被多次借用，不知算不算第一代团宠。多年以后回想起来，虽说是意气风发，但多少还是有些误事。

当然很多美好的记忆都与体育运动有关。那一年冬天，最后一棒的壮壮热血逆袭，带领我们班“一二·九”接力长跑三连冠，将系里那座各方面都很有年代感的奖杯收入囊中；还有我们班击败卫冕冠军夺得系里拔河冠军；再就是大雪中的足球混战。也许这些都是我们青葱岁月的完美注脚。

四年的光阴短暂而漫长，故事还有很多。多年以后，我很感谢系里安排的各种现场实习、野外考察，让我逐渐对专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当时我在系团委参与系刊《浪花》编撰，有一次整理档案，有一句话映入眼帘：“羡慕吧，嫉妒吧，我们是现代的游牧民族。”那一瞬间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击中内心，泛起的涟漪至今未平。

飘摇

《大话西游》莫名地火了。那一年主干道有一块宣传版画，主题是“星驰神往”，是我们班为喜欢《大话西游》的同学们准备的一个交流活动，吸引了兄弟院系不少人。结局有点小遗憾，不知是我们太认真，还是把这认真错付了，问答环节好像文不对题，还好主持人宁子用无厘头的态度缓解了尴尬气氛。多年以后，我反倒觉得那天的结局很切题，当时的我们似乎也有着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也许正是那段时光的颜色。

在SARS的尾巴上，我们迎来了毕业季，就这样浑浑噩噩做完了水电站设计课

程和毕设。毕业聚餐那天晚上，有位同学突然胃粘膜出血，我抱着他看他吐血，吓得够呛。120急救车受SARS影响进来也慢，等得无比心焦。我和拉姆陪着他去了疫情防卫森严的北医三院，这小子借酒劲瞎胡乱扯，我和拉姆没办法，后来老师来了他才算稍微清醒。回想起来，那真的是一个神奇的、非典型的毕业季。

重逢

山水有相逢，更何况我们天天和山水打交道。越往后越觉得，珍重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，每个假期都是意义非凡的回归和远征。

2002年建系50周年，很多学长返校。新水利馆前那座雕塑也是那时定下来的，好像最开始考虑过“山水情”的名字。我当时还不知道学长们珍重于山、水、人的重逢，后来才发现重逢是我们专业的隐藏福利：小湾、糯扎渡、向家坝、溪洛渡、锦屏一级和二级、长河坝、白鹤滩、乌东德、两河口、双江口、金川、玛尔挡……所有工程现场都有不期而遇的重逢，与山、与河、与人。

2014年，我作为竣工验收安全鉴定专



2013年，喻葭临（右）与同学李炳锋在溪洛渡

□ 值年园地

家组成员，再次回到三峡，从中更加深刻理解了三峡工程的巨大意义，有了她，我们大概率不会再经历1998年那样的悲壮和牺牲。2018年，我们全程参与了白格堰塞湖险情处置，从中更加感受江河安澜之于我们的意义与使命。后来参与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规划、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、新型电力系统、新型能源体系等研究工作，更加感受到绿水青山之于我们的意义与使命。

人生最大的幸福，或许就是梦想照进现实。2020年11月3日，正在机场等飞机去白鹤滩电站出差，突然接到消息说日思夜想的水电基地开发，已经被写进了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，与星际探测并列！一瞬间激动到语无伦次。

2021年4月，我终于随队赴现场考察，在色季拉山眺望云雾中的南迦巴瓦时，周遭一切是如此熟悉，像极了相隔22年的重逢。

不由得感恩生命中的所有小确幸。那是如此的特别，似乎不得不将其写入富有岁月弹性的诗里，于是有了这首考察返程途中的心情记录：

余弱冠即闻墨脱，天险飘渺，路不及，唯心向往之。二十又二，始初见于不惑。百转千回竟无语凝噎。或曰，他人丘壑亦可为吾辈之胜景，所谓幸甚至哉。诗以记之：

春秋廿载墨脱梦，莲桃千里云邀峰。
愁肠百结耽情怯，卢公望断意汹涌。
雪岭羞女渺娉影，圣地金珠笼青松。
天涯咫尺无断绝，飞线万重越向东。

再回头看1999年的那个夏夜，《墨脱情》朦胧的记忆因为重逢而鲜活，那个故事试图传递的壮志与牺牲、坚毅与坚守，

也将从梦想变为现实。那将是一个如此幸运的群体，和他们融入祖国山河的青春。

同途

大学四年，很多珍贵的记忆都与集体出游有关，无论是认知实习、生产实习，还是各类郊游。香山和植物园似乎是必选项，京西草原、黑龙潭也留下了深刻记忆，还有就是一起去天安门看升国旗。虽然很多细节已经模糊了，但心情总是愉悦，共同的经历、相互的支持总是集体的回忆更为厚重。

虽然自己各方面缺点毛病多，情商智商都堪忧，但很幸运，居然在清华园找到了终身伴侣，就是那位瘦瘦的、安静的女生。算来到今年已是相识24年，相恋21年，结婚15年。回望时，一路都是她的帮助与支持，工作之后更时感愧疚。有一次从八美到金川的路上，某个转弯处，一棵巨大的树开着繁盛的花，就这样如童话般闯入，那一刻我真心希望她也在身边，携手静立树下，心中默然欢喜。还有就是两河口白玛营地后山，晴朗夏夜，如此摄人心魄的璀璨银河，只可惜山水阻隔。很遗憾我们各自去了很多地方，心念处仿佛彼此都在。

有一次我跟多吉院士闲聊，才知道早在2016年，还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，从各自的途径积极推进水电基地建设，一瞬间有种殊途同归、并肩前行的感慨。我突然认识到，以往对同途的理解，是狭隘的。也许某一天那个曾经的水利水电工程系会走进历史，但清华水利水电人之于祖国的责任，应当永不褪色。正如那首歌唱的，“山知道我，江河知道我。”让我们就这样把青春年华融入祖国的山河。